

获奖作家

长篇新作

蒋泥
◎
著

Zaihanjiaozhong
ronghua

在喊叫中

融
化

 新世界出版社

在
喊
叫
中

Zaihanjiaozhong
ronghua

融
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喊叫中融化/蒋泥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03. 9

(获奖作家插图本丛书)

ISBN 7 - 80187 - 110 - 3

I . 在... II . 蒋... 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4512 号

在喊叫中融化

著 者: 蒋 泥

责任编辑: 野 莽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68995424 (010)6832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68995968 (010)68998733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rights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(10)68996306

印 刷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220 千字 印 张: 11

印 数: 1 - 10000 册

版 次: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 - 80187 - 110 - 3 / I · 040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内容提要

富贵了是不是就会无聊？无聊后会不会就要生事？

穷家子能不能爱上市长的爱女？

网络在当下发挥了怎样的魔力，能让两位素昧平生的人互信互爱？

名牌学校“校花”，何以被迫换亲？才脱狼窝，又入虎口。诬陷与谎言，复杂人性在特殊境遇下的异常形态，错综迷离的情感故事冲突，激情而风趣的笔调，融心理分析、意识流、象征主义和明清经典白话小说传统等多种创作技法于一炉，真实地再现了底层人物，尤其是文化青年。

从身体到灵魂都在经受挤压，导致心灵裂变的惊心动魄的苦难历程。

浓缩了两代人的精神史、“发迹”史。

对当今社会之进步，不无新的启迪与教益。

浩淼长江，在古城江州拐成一个裤裆，整整一市被裆口夹着，人们并不觉憋气，都说它如人的屁股蛋儿，是一顺儿圆溜过去的，裆口开阔，风通无阻。

它前部的上游就叫左裤管，它后部的下游就叫右裤管，裤管日夜奔流。

有那些甚至把裤裆对穿而过的，在屁股根儿上缀出千百条小裤管来，银亮的水便在裤管与裤裆间穿梭，鲜活的音响弹起又落下，晶晶的、圆嘟嘟的。日月把一层薄光浇去，微风轻弄，半条江面就给揉碎了，散开点点化不尽的鳞波。

它最向东南开叉而去的一支，盲肠样曲曲扭扭，倒有个响亮的名号，称吉庆河。河上船儿突突，日里夜里划拉浑黄的泥水，载了碎石、沙子、食粮等物材，分往各小码头的镇上，沿岸人家的日用便全有了。

顺吉庆河的水蜿蜒，越在屁股尖上翘出的人家，河的倚重力小，交通难，出路自越少，壮实的都得出外寻

事弄钱，日子过得苦，要是身体再不争气，有个两短三长，那就更见艰困了。

杜元亨正是个远近闻名的病棍，偏就把家造在那屁股尖上。

穷人子女还多。大亚、二亚，一个的智力只6、7岁，再不肯长大，另一个下身半残，需要拄拐，虽说都在奔40岁了，但找不到人，注定也成不得家。

三亚眼睁睁30高龄，却憨憨的，受上面两位影响，至今说不上人，怕是得步他俩哥的路。好在最小的儿女争气，都考取了大学 and 高中。

尤其是女儿小纶，刚读高二，考在江州最好的一中，会考时名次是全校第二、全市第三，念大学，考北大、清华，绝没问题。

儿子咸临也不差，如今念师范。

拉扯儿女不易，加之两个人在读书，就有了负担，元亨这生苦得拐了弯，生个小病小痛的，哪舍得医？

终久自小而大，现下似乎一日不比一日，面目肌瘦，渐渐地就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。

中间又因一段故事，病情恶化，人都死过去，被抬到镇上医院，救了三天，才抢过来。他自知不久于人世，躺不住，一意闹着要出院。

乡下习俗里，死要死在家里，在正屋近门处停一床板，人躺上，变鬼了才摸得着回家的门。

元亨的弟弟杜摩却知哥哥心疼钱，这病又确实没指望，每天几百上千地花消，将来徒添生人负担，见他哥语气坚决，遂说服嫂嫂秀子，接元亨回家来养着。

元亨的家临着大路，是座独门小院。正厢三间瓦房，左侧筑两间茅屋，用篱笆圈了，篱笆上四季都缠了瓜藤。一溜儿栽四棵银杏，春天里都挂了累累索索的青果。南边角的空地上种了蔬菜。院子里便浮晃起满满的绿来。

元亨到家后，二事不顾，就把秀子与三儿叫到床边，安排后事，说：我一时半会儿也过不去，你们不要死沉沉的，晦气埋一脸。咸临那边，别说我病了，孩子要上学念书。三亚一会去一下你姨妈家，给小纶打个电话，让她早点回家一趟。你告诉她，悄悄回来，别与咸临说。

三亚依着他，去和小纶通了话。

小纶那边一听，连假都来不及请，对同学说了，就匆匆赶回来。

杜元亨看着坐在身旁的女儿，心一抽一抽地痛，话到嘴边，却怎么也说不出。

许久，心气儿松了，方说：纶儿啊，爸爸就快死了，我拉扯你们成人，没本事让你们过好日子。尤其是你，懂事、听话、勤快、刻苦，知道我们家里穷，想在学习上出人头地，将来捧个金饭碗，可谁叫爸爸本事不如人呢？我对不住你，死前还有个心愿，不知道你肯不肯听，这样我死了才落心……

小纶的眼圈微微红肿着，里面有泪，荧光点点的，越显楚楚动人。

她拿手巾擦了擦，樱桃小嘴儿紧紧抿住，双颊上便显出一对浅浅的酒窝。

平时，这对小东西不知醉倒过多少男生，她也知道自己美，同学们背下儿都叫她“校花”，但她清楚，需处处克制，拼命弄好学习，多拿点奖金，把中学念完，考上名牌大学，才对得住双亲。

凭着这份用心，打小儿她成绩就好，一直考的是名牌学校，比咸临还出色。此时听父亲有一心愿未了，总一百二十个愿意满足他。

元亨却有些泄气，嘴唇动一动，一句话含在唇边，却怎么也吐不出，垂了头，说：给我支烟。

小纶忙起身，给他取烟，点上，强笑道：爸，什么事你说吧，我一定应你。

元亨闷头吸两口，依身靠在墙上，咳两下。

孩子，就是委屈了你，我说什么也舍不得……

他把烟一扔，落了一串泪，就在床上哼哼起来。

小纶吓得忙站在她爸身后，轻轻拍着。

我死了并不怕，元亨说，你三哥至今找不上人，总不成……让他打一辈子光棍儿。我死不瞑目啊！孩子，你大姨前些天过来，我和她讲了，她村儿有个人家，刚好有个女子，她哥也没有找人，那人家条件还可以，妈妈早过世了，她哥想找人需换亲，两头都不办彩礼，简单请个饭。我和你妈一合计，觉得不错，就……我们的意思是，你嫁过去，那女娃娶进来——

啊！小纶惊得魄散魂飞，到这时才明白她爸吞吞吐吐的因由，怔在那里。

不不不，我不——

小纶回过神，一连声抗拒着，但她心里明白，爸爸

此时将她叫回来单讲这事，那肯定早已深谋熟虑过，抗拒已无用，“哇”一声，伏在她爸被子上失声痛哭。

元亨不说什么，只用抖活的手，去抚弄女儿的头，泪水滑着，脸上的肉纠结起来。

忽觉腹中一阵剧痛，他大叫一声，后背撞在了床沿上。

小纶惊叫着，抱住他，大声喊：爸，爸爸……

怎了？怎了？！

秀子和三亚从后屋跑过来，慌乱着上前抱元亨。

快拿药，他可能疼昏了。秀子叫。

三亚忙去倒了中药，拿调羹一勺一勺来喂。

秀子抱住元亨的背，手拐过来，捏住他下巴，好让药水流进去。

喂了药，放元亨躺了，盖好被子，一家儿都坐在床边，卖着换不来钱的呆。

去把你爸的中药切碎了，烘干，捣成末末，等你爸醒了调在粥里喝吧。秀子叹口气，对三亚说。

煎一支吧，我去。小纶起身就走。

没有药了。秀子拉拉女儿的衣角。

那——怎么不买？

又空人家五千多哩，加上以前的，有三五万。能借的都借了。但凡有点办法，也要抓药。我合计着，你几个哥哥都到建筑队做小工，你三哥带着，呆在家是三张嘴，白吃白喝，弄不到钱。三亚，还坐着做什么？

三亚应一声，讪脸慢吞吞起身，往外去了。

小纶的心却似被什么猛抽一下，到现在才发现自家

处境，真正懂得穷是什么滋味了。

再看她爸，发已半白，老纹像犁过的土，纵横覆盖在额上，面呈死土的焦白色，嘴角微微张开，一翕一翕的。

她一下儿悟到，自此以后，自己真要永别课堂、永别学校，履行一个乡下苦女子的使命了。那些个说得天花乱坠的文字，一夜间晃如隔世。

昨天，那些字还深深踞在脑里，一颗心拥着那些东西，如寒夜里的人拥着火炉，受着它的热、它的光，血液沸腾、情驰神往，意念中总以为世界是美的，未来是灿烂的，理想如待摘之果，随手一伸就能采上，书上这么说的，老师这么讲的，她也是确信无疑，当它性命样呵护着、自欺着，从来不愿看自己的出身，有一个多么寒弱的家。

今天她醒了，过早结束了做梦的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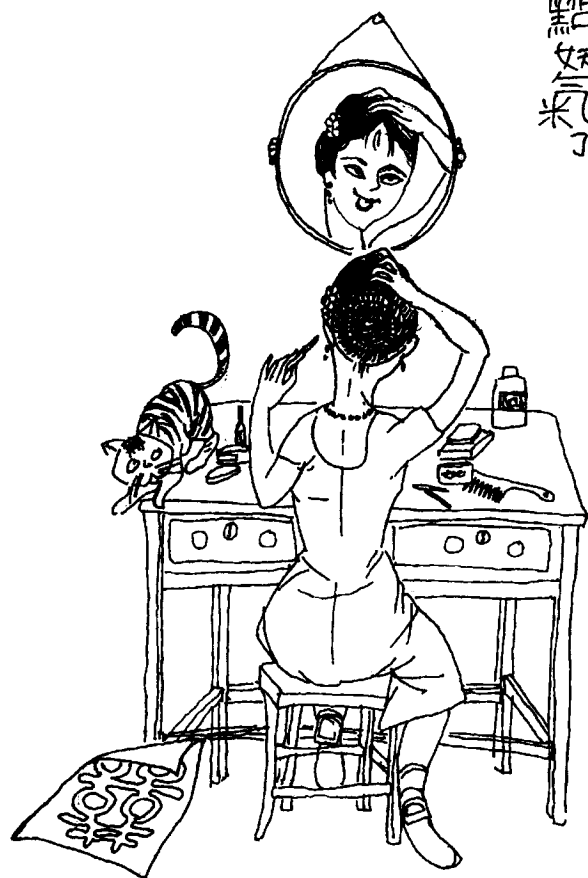
当多少同年人还在做梦时，小纶就被苦难一头摔进黑暗中，她“愿意”帮家人共担。

她还能有什么选择呢？

小纶默然起身，去了外面帮她哥拾捡药草。

元亨昏睡醒来，把家人叫到床边，开了碰头会。说，女儿和三儿的婚事趁早办，他有口气看到。咸临那边全瞒着再说。又让三亚去把大点的树全砍下，卖掉，卖来的钱，为三亚买一套衣，小纶买两套，再为小纶买台电视，总不成养她这么大，出门了什么都不陪，那样女儿一世扬不起头。一切就简，只治两席酒菜。惟一多买的是鞭炮，得好好儿轰，催催气，吉庆吉庆。

地信上施了薄一層胭脂描了眉淡地打了眼影
 綢綢白戴了面譜不自然也不舒服好一個
 倒顯得有點妖氣了



分派停当，各人自去准备。

三亚的姨妈两头碰一碰，取了生辰八字，请人推算吉时，定了下月初八就为两对新人完婚。

元亨心里虽有说不清的苦，女儿进来端汤送水，就低了头不忍看，但事已至此，只好咬碎牙往肚里吞，面上还要显得高高兴兴的。

人一精神，病痛也怕了，忙时居然也能撑着下床，指画指画，把屋子摆布一新，露出一点喜色。

结婚当天，客人陆续来到，老天爷也行好帮忙，当真晴空一色，万里无云。院里飘满花香，鸟儿欢叫着掠过，把脆亮的轻音留下。

笑语喧天，一派喜庆。

这天最觉不平常的，自然是小纶。

心理上，她还是个孩子，不到17岁，还要姨妈一早过来帮她梳妆。

今天，她穿着粉红色的连衣裙，头发打成辫子盘在脑后，用夹子捫拢。唇上施了薄薄一层胭脂，描了眉，淡淡打了眼影，弄得整张脸紧绷绷的，戴了面谱，不自然也不舒服，好好儿一个人，倒显得有点妖气了。

姨妈却张口叫好，说这样就显得老成多了，一下子年长三五岁，真像个新娘子。

小纶想着独自静一静。但她是娘家的月亮、北斗、公主、花魁，总有人过来佯家常。后来装头疼，众人走出房去，她才得空锁了门，坐在桌前默默垂泪。

她希望时间就这样停住，一生一世一个人静坐。她

不敢去想几小时后碰见什么，她越想忘掉，内心深处的
 畏惧就越强烈。

她甚至觉得有点滑稽、可笑。

看着镜中那个妖气十足的人，她流泪，问：是你
 吗？就真别无选择了吗？你这是尽孝吗？嫁给那人一生
 就不再有快乐了！爸爸妈妈真就忍心你这么着去被人糟
 蹋？你为谁而活？为哥哥？你一生不快活他良心就安
 吗？今天这些人，所有的，良心不受谴责吗？你为什么
 这样听话！你好傻，装成一个孝女，骗自己还骗别人！
 小纶啊，你屈服于命了么？你自暴自弃啊！这是你的小
 脸蛋你的身体你的肉吗？人家想吃你，你不仅甘心割舍
 了去喂，还加进作料，煨得香香的！你何苦变人呢？做
 人怎就这般苦这般不幸呢？有了这身子就要养它哄它，
 一辈子为着它劳碌不休、提心吊胆。你为何要有这身子
 呢？花花世界真该像佛经上说的，四大皆空，不该有色
 有身有念有想，如此一切寂灭，不贪不欲不有……天
 呢，你何苦变一个人呢？

小纶的心虽激烈跃动，神情却无法显示。

她参不破人生、丢不开亲情，内心即使反叛到极
 至，一来现实里，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，就自动一一打
 消了。

自小她就是温顺的、听话的、要强的，人生这个课
 题实在大，多少成人都茫然无解，何况是她？

然而，这问题又岂能完全不想？能不想的倒真好，
 便就她识字念书，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别的没学会多少，
 单单会了“思想”，这是可怕的。

如果她是一个蒙昧的愚妇傻妞，面对这婚姻，脑里或许没有多少弯道道可转，打心眼儿里满意。现在不行了，多年的教育硬是叫她学着拥有了自己的头脑，硬是不让她愚昧！

心思活了，路子却全给堵上，谁甘于忍受这样的生活呢？

此后她浑浑噩噩的，神魂恍如出窍，“真我”离体而去，那肉身子代表的“我”则听凭他人搬弄，“真我”在远处看着这肉身子如何摆布，对一切倍觉荒诞。

既然有了这感觉，再过分的折腾也无所谓的！

大概这就是常说的麻木、破罐子破摔？

她依稀知道，自己是被堂哥抱出家门的，坐上一个矮个儿的车。那人面皮黝黑、麻点斑斑，满脸上除了呆肉，就是横肉。

他一见她，就“嗨嗨”傻笑了。

她妈则呼天抢地哭出来，“纶儿纶儿”大叫，众人抱住她，她仍撕心裂肺般哭，引得心肠软的，都抽泣不已，催人快放炮仗。

炮声四起，一切便盖下去。

众人在炮竹声声里，催促矮个儿快走。那人反应过来，踩响摩托车，“嘟嘟”两声，喷起一股油烟，像甩着尾巴的狗，一溜烟去了。

小纶浑然不觉，脑里一片白，小尼入定样，连骑手不时回头来眉飞色舞地吊她说话都未搭理，到现在也不知他叫什么，没想着要去知道。妈妈倒是提说过的，但

她丝毫未听入心去。

眼见娇妻这般模样，那人不由怀疑：杜家这位又呆又哑的美小娘，一辈子对着，不倒霉死了？

但这小鬼长得实在美气，不知前世如何修的，到头来竟娶了这仙子样人物，呆一点算得什么？

一旦上了床，不全一个样？

想到这儿，他得意地笑笑，恨不得立即飞回去。

心头一快活，他嘴上禁不住吹起口哨来，是一些粗俗的流行乐。

这一路歌声，伴着二人飞走，不多久就到家了。

那人的家是砖砌四合院，门前站了许多人，正焦急守望，多远见新人回门，一齐叫：海吉回来了，快放炮仗。

话未完，吧吧吧吧……小炮乱炸。跟着，“砰——啪”一声，惊天动地，炮仗、礼花、小鞭一齐踢腾、炸开。

绿烟滚滚，熏得人睁不开眼，都捂住耳，往屋里跑。

车一停，那海吉一步跳下，双手来拉小纶，想抱她，小纶却厌弃地一掙，翻身落地。

几位老妈子和陪在身边的姨妈，忙齐来搀她，小纶回避生人，只拉住姨妈的手，走在铺好的红毯上，她姨妈就笑着领她直向内去。

到门边，就见摆着一束豆萁，烧着老高的火，姨妈叫她从上面跨过去。小纶不知什么意思，忙忙急急绕过去，朝它踢一脚，冲进屋，一步跳入房内。

外面的看客见后，全都摇头赞叹，暗道：嗨，海吉艳福不浅啊！满以为这辈子是个光棍命，到了儿谁的老婆都不及！

知情的更说了：人家可是名牌儿中学学生！满可以考到北京、上海，出国留洋，和鬼子们打交道哩！海吉小学都不毕业，看什么书要他命似的，这下儿好，生个儿来一定不像他。

对这一切，小纶永远不会知道了，她借口头痛，不吃不喝，脱了鞋，和着衣上床卧下。

姨妈解释说，孩子太小，怕羞，大伙儿不必闹洞房，有劲头的话，放开肚皮喝酒吃菜。

众人听她这么讲，原想大闹一场的，也不好发泼了，只大吵大闹着划拳喝酒。

新娘子却始终未出来。老一辈的都心上不乐意，抱怨她无教养，但嘴面上却一个劲儿夸好，说这孩子不仅俊俏，一等一，而且肯定是贤妻良母，如今的女娃儿，像她这样怕羞的，已找不出几个了。

听得海吉和他爸咧嘴直笑，脸上油光闪闪的，一颗头像母鸡啄豆子，砍着，嘴里只会附和“是啊”“是啊”。

到这时，小纶也才生出一点现实感来。

如果说此前一切还显得有点渺茫，仍有回旋余地，臆想出现奇迹，被什么白马王子拐走，爸爸突然回心转意，出门被车撞伤，等等，那么，现在除了此时地震，震个八九级，把世界掀个底儿朝天，一切都没了指望，